

小說月報叢刊第四十九種

詩
的
原
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的原理

1924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Principle of Poetry" and Other Essays

TH

分售處

說月詩的原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者小說月報社

者商務印書館

所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常州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新嘉坡

目次

詩的原理·····	林子譯(一)
論詩的根本概念與其功能·····	希和(四五)

詩的原理 (The Poetic Principle)

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 著

林孖譯

論到講「詩的原理」我並沒打算必要怎樣地深奧或怎樣地透徹。在我隨便地討論詩底原理時，我底大目的就是要援引我最愛或與我印象最深底幾首英美的小詩 (minor poems)。我說「小詩」乃指短詩而言。在這一開端，容我先說幾句話關於素日影響我批評詩底意見底一個特別的原理——這種原理正確或錯誤，且不問牠。我底意見就是向來無長詩之存在。「長詩」二字不過只是名詞上底矛盾而已。

一首詩必能感動人，啟發人底心靈，才配稱爲詩——這一節我也不必多說。一首詩底價值與牠啟發感動人心靈之可能有正比。一切的感動全是由於心理

的作用，而且是一時的。凡所謂詩底，其中必有感動之能力；而這種感力之程度絕不會在很長的作品中持久底。頂多過不上半點鐘，牠就要消滅了，減色了，所以長詩在影響上，事實上已經不是詩了。

有人批評說失了底樂園 (Paradise Lost) 是從頭至尾通篇都好的；然而許多人從頭至尾念底時候都感受了一種困難，就是熱感之程度不是全篇一致的，與平常的批評絕不相合。凡是認這個大作品是詩底，必得拏牠當作一集小詩來看，而不問牠有無「一致」(unity)——然而一致是藝術作品底一個條件。一致就是印象或影響之「全整」(totality)。若我們一氣地念下去，爲底是保持牠底一致，結果止是高低感動與淡漠之時刻的變換而已。我們念過了一段很動人底真詩，不免到往下一段就平淡了，無味了；若讀到無味的一段，無論是誰底成見的批評也不能強我們來誇獎牠，若我們先念完了全書，再念時不從頭篇起從第

二篇起，我們便要非常地驚奇。先我們以為很無聊的現在却是驚句，先我們讚賞底現在却無聊了。我們可以結論說，就把世上很有數的史詩也算上，長詩最後的，全總的，絕對的究竟不過是「零」——這是一件事實。

至於依里亞特 (Iliad)，我們雖無明確的證據說牠也只是「一集抒情詩」，然按我們底理由的確可以這樣信；就假定牠當初就是首史詩，我止能信這種作品是基於不完全的藝術思想。近來的史詩不過止是無意識的，瞎的模仿古人而已。可是這種藝術底錯誤時期已過了。再者對於長詩已往曾否盛行過我甚是懷疑。即或牠原先曾盛行過，很顯著的事實就是以後長詩絕不會再盛行了。

『詩的作品之範圍——牠事均等——在乎其德量之多少。』——這樣說已經夠表示出不合理來了，然而虧得季報 (Quarterly Reviews) 這樣說。抽象地說吧，至於有大小的體算不了什麼，要緊的是內容；然而現在有篇長詩大引起了

這些無生氣的報紙底讚賞。一座大的山可以因牠底偉大使我們得一種偉大底印象；——可是讀過叩命比艾得（Columbiad）連這種偉大的印象都得不到，就是季報也沒有教給我們怎樣受這樣的印象。牠們固然沒強我們怎樣用立方尺去量拉馬爾坦（Lamartine），或用磅去稱稱柏拉克（Pollok），但是不住地吹噓什麼「持久的努力」（sustained effort）是什麼用意呢？是有人用經久的努力作過什麼好史詩麼？若然，假如他底努力是可慶賀底，我們一齊來慶賀他，——唯有一件，就是切不可因他曾這樣努力我們就來讚賞他底史詩。深望將來公論判別一件藝術底作品止以能得底印象，以牠底影響和感動，不以所費底工夫之長短，不以「經久的努力」之多少。事實上毅力和天才不是相同的東西，縱使所有底季報來混淆牠們也是混淆不來底。我所主張底這一些原理將來漸漸地人都要認為是真的。在現在與將來之間人雖常以牠們為錯謬的，牠們絕不是根

本上能消滅底真理。

再就另方面說，一首詩也許有時簡略底不適宜。不適宜的簡略止墮落成爲「詩銘體」(epigrammatism)。一首很短的詩有時生很顯然很敏銳的影響，然總不能有深刻不朽的影響。在臘上蓋印必須用大而穩的力量。●貝郎仁 (Be-ranger) 曾作了無數的激人動人底作品，止是太輕浮了以致不能在讀衆底腦

~~~~~  
● The extent of a poetical work is,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measure of its merits.

● The Quarterlies in Christdom

● There must be the steady pressing down of the stamp upon the wax

海裏留下怎樣深的印象，所以他底作品同別的幻想底羽毛兒一樣，隨着風起得很高，風止了牠也就隨着落下來了。

例：

不適宜的簡略使人不易了解，使人不愛念，今舉以下這個很巧妙的夜歌爲例：

在我第一夜底甜蜜的睡中，我因爲夢見了你而醒了起來，那時風息息地吹着，星星閃閃地照着；我夢見你而醒了起來，似乎有神靈引導着我底脚步，我底愛人哪，不知怎地我就來到了你寢室底窗下！

無定向的風徐徐地吹在黑而靜的流水上；  
瞻波樹底香氣落下來，好似  
夢中甜蜜的思想；  
夜鶯底怨聲發了出來，  
她底怨聲只死在她底心上，  
就照你這般可愛呵，  
我必死在你底心上！

來呀，從草中把我舉起吧！  
我死！我發昏！我失落！  
容你底愛用雨般的親親落

在我底唇上和眼簾上吧！唉！我底臉涼又灰白！我底心忐忑地跳得很快！把我底心再貼近你底些呵，終久我底心必要在那兒碎呵！●

恐怕知道這首詩底人還不多——作者乃是雪萊(Shelley)。人人都能感受詩中底熱情和美和清揚的想像，然所感受底總不如那親臨其境底透徹——親自夜裏夢見愛人醒了起來，沐於南英中夏之夜底香氣中，這樣才真能感受呢。

韋利司(Willis)底一首詩●在我看算是他傑作中之第一傑作，也是因爲不合適的簡短沒有得牠應得底批評和歡迎。

傍晚黃昏的時刻，陰影兒遮住了 Broadway 大街，——在那兒有個美麗

● (參看原詩)

● (參看原詩)

的少婦傲傲地、慢慢地獨自一個人走着，外祇有些看不見的神怪伴着  
她走。

「和平」哄弄了她足踏底街道，「榮譽」哄弄了空氣，一切都和靄地注目看  
她，且稱譽她善美俱備；因爲凡神賜她底她都慎重地保存着；  
她保藏她底絕美，拒絕一切熱而誠的情人——她底心對一切都冷淡，止  
是愛金銀，而富貴的人又不來向她求婚——若是祭司們來拍賣，止有  
她底美妙可以賣。

在那兒還有個少婦，輕弱而有灰白的顏色；她有看不見的隨伴摧殘她底  
精神：她見棄於「缺乏」和「笑罵」之間，也沒有法子能搭救她。

現在沒有慈愛能舒展她底皺眉使她去求現世的平安；因爲當愛底禱告  
散在空中時她女人的心腸全捨掉了——基督在天上都赦饒了底罪

過在人間却要永受笑罵呵！

在這首詩中我們很難以認出那作「社會之歌」底韋利司來。這首詩不特是富有理想且富有能力，而能同時發出這麼一種熱誠，一種情感，——很顯著的真誠，是在韋氏別的作品中找不出來底。

已往曾有人主張詩底價值在乎長，所以大家都狂熱地倡起史詩來。當這種狂熱由她自身底錯謬才從人底腦海中出去，忽然繼踵又來了個太乖謬絕不可容讓底邪說。這種邪雖經時不久，但爲害於詩底文學有過於全文學底仇敵聯盟之勢力。我所指底乃是「教訓詩」。曾有人承認、默認或公認，直接間接地認「詩」底最後目的是「真理」。他們主張凡詩必要講道德，且憑依詩中所講底道德來評定詩底價值。我們美國人特別地保證了這種思想，尤其是波司頓人把牠發達得至善至美。若此刻把我們作詩底本意說出來，說我們止爲詩而作詩，那麼沒有

別的止得被認為根本上不配也不會作詩罷了。他們底主張是這樣，但事實上不是這樣。我們若一反身去察一察看自己底心靈，在那里便要找見一首詩，是世間沒有而且不能有比牠還高尚還貴重的詩——這就是詩其自 (the poem *poese*)，這詩是首詩並不是別的——這首詩是因其為詩而作底。

我尊崇「真理」底心與別人無異，然我要限制她底表現。我主張真理之表現應限於實行。我不贊成任意的表現。真理底條件是苛的；她對一切都無同情。凡是詩歌所必需底，她完全不過問。若為她作個珍珠花卉底冠冕戴上，止是把她裝成了個很耀目的「反正語」(paradox)了。我們實行真理必得嚴厲，絕用不着什麼美麗的言詞；我們須直率、明白、清楚。我們須非常地冷靜，不為感情所動。總之我們須用幾乎完全與詩相反底方法。若還有人看不出真理與詩有這般大的區別，那才真叫瞎子呢。既有了這樣大的區別，仍不管不顧地硬要把真理與詩如油和水

似地混起來，那才真是喪心病狂的人呢。

我們且把人底心才分作三個很明顯的部分，就是「純智」、「興味」和「道德底意識」。我把「興味」列在當中正是爲了牠在人底心才上也居中。牠與兩端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特別地是與「道德意識」底分別劃不清楚，以致亞里斯多德毫無疑義地把牠底幾樣職務列入道德裏去了。雖然如此，三者底職務之不同仍是很顯明的。「智」與「真理」有關係，「興味」與「美」有關係，而「道德意識」與「本分、義務」有關係。良心教人盡本分，理性教人要正確真實，興味止願把美表現出來——凡是不完整的、不均稱的、不和諧不一致的，總之是凡反對美底，牠都要和牠們宣戰。

在人心靈底深處有種永世不朽的本能，就是美底意識。這種意識使他凡所遇見底都叫他感受快愉，無論所遇見底是什麼形象、聲音、香氣或情感。湖中底荷

花盆多益好，鏡中越多現幾次艾瑪瑞莉司底美目越好；各種形象、聲音、彩色、香氣和情感也是一樣，「重作」(repetition)越多越好，因為「重作」是人造底第二個快樂之源頭。止有一件，若止是這般一味的重作也不是詩。一個人若止能唱，不論他有多麼火熱的心，若止能描寫，無管他能描寫景緻、聲音、彩色等描寫得多麼真，——就叫他描寫得真與人人見底一樣，我以為他還不到家，還不算完成了他那詩人底使命。除他作到底以外還有一件是他總也作不到底。這樣，我們仍是乾渴着，他仍是沒有領我們到有清泉底地方。這種乾渴是永遠不能解底，是屬於人底永生底。這也就是飛蛾想到星上去底企望。●這並非只是美底欣賞，乃是要得到至上之美底努力。我們預想人生不止是限於今世，恐怕死後還有永世的榮耀，且

想「美麗」或是與「永生」最接近的一條道也說不定——所以我們就利用一切，連歷代遺傳下來底思想和事業，去奮鬥要得到止一部分「美麗」。如此，我們藉着詩或更神妙的詩——音樂——偶而瞥見了「美麗」時，我們便要流出淚來了，——我們所流底淚不是像亞巴特格拉瓦 (Abbate Gravia) 所說是由於喜樂過度而湧出來底，乃是由於要得我們所不能得底那個神秘的大快樂，而藉詩樂只得見着一點而流出來的，——這個快樂不能完全得到，不能現世得到，不能一勞永逸地得到，唯獨藉詩藉樂才能窺見一線似亮又暗恍忽的曙光。

這個要得到神妙的美麗之奮鬥正是心靈之奮鬥，曾賜與了人類一切凡是能夠了解，能夠覺得是詩的。

詩意可以有幾種方法表現——如繪畫、彫刻、建築、跳舞——尤善是音樂——更特別的用一塊大地來裝飾成個美景花園。我們現在的題目是用字底表